

风

f

e

n

往

w

a

n

g

哪

n

a

边

b

i

a

n

吹

c

h

u

i

上

海

文

艺

出

版

社

陈冲著

2

风往哪边吹

（美）詹姆斯·洛威尔·史密斯 著
王德胜 译



小说界
文库

风往哪边吹

陈冲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往哪边吹/陈冲著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01.2 重印

(小说界文库·长篇小说系列)

ISBN 7-5321-2066-X

I. 风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32814 号

责任编辑:王肇岐

封面设计:袁银昌

风往哪边吹

陈冲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邮件:csk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kcm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0.125 插页 2 字数 216,000

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2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3,501—7,600册

ISBN 7-5321-2066-X/I·1679 定价:18.00元

“小说界文库”编委会

主 编 陈保平

副主编 郑宗培

编 委 孙 颙 江曾培 邢庆祥
何承伟 陈保平 陈先法
郑宗培 修晓林 魏心宏
(按姓氏笔划排列)

出版说明

“小说界文库”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丛书,出版当代作家的小说力作,展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实绩,凡在我社发表、出版的具有高水平的小说创作均可收入。

“小说界文库”包括以下系列:

长篇小说系列

旅外作家长篇小说系列

中短篇小说集系列

年选系列

专题选系列

微型小说系列

“小说界文库”设编辑委员会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98年8月

老子曰：大象无形。

老子又曰：孔德之容，惟道是从。道之为物，惟恍惟惚。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

15号是玉门开关厂发工资的日子。3月15日是玉门开关厂连续第五个发不出工资的日子。这天史康达没到厂里去。倒不是躲。作为厂长兼党总支书记，责任明摆在那儿，躲也躲不掉。况且头天下午他就向全厂人说了这件事。原想召开全厂大会，可是办公室主任毕建云说人召集不齐。改为班组长以上干部会，人也只到了一半略多。会议一共开了不到20分钟，气氛不免沉闷，但也相当平静。这沉闷和平静让史康达心里一阵发紧一阵发凉。人们没有表现出多大失望，是因为本来就没抱多大希望。大家都没什么话好说，他也想不出什么话可说，于是宣布散会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他下了决心，要见一见市领导。

先到市政府。市政府大楼冷冷清清。在走廊里拦住个人打听，说是干部们都去街头参加“消费者权益日”活动了。绕到后面小楼，在门口就被挡了驾。小楼传达室的老潘很客气、很同情地告诉他：市长、常务副市长、管工业的副市长都不在。

又去市委。他让司机张久乐直接把车开到小楼门口。市委副秘书长申杰正从小楼里出来，在楼门口迎面相遇，很热情地跟史康达打招呼握手，而且说话时一直握着史康达的手。他说康达同志你没有提前约时间吧，看是不是我一猜就猜着了，提前约不会让你这时候来；正在开常委会呢，要不然到我那儿去坐坐？史康达说不打扰了，我改天再来吧。两人把一直握着的手又紧了紧，算是告别。史康达认识申杰是因为他是市委委员，而申杰是分管这方面工作的副秘书长。申杰不管经济，不好跟他说工厂的事。这是规矩。到市委来，不合规矩的事不能干。

3月16日的庆远市报上，虽然为本市文化广场建设开辟了专版，又有大量有关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消息和评论，仍然突出报道了这次市委常委会的重要决定：采取有效措施，加大我市“两停两亏”工作力度。除了一篇近千字的消息，还刊登了沈书记和徐市长讲话的详细摘要。

第一章

庆远市的一只脚已经跨进春天的门槛,另一只脚也离开了冬天,只是还没有落地。街树撑开一片片、一团团、一行行嫩绿,市民们常可在小风里闻到一阵阵带点苦头的馨香,不过难得进城的农民还是只能闻到一股股汽油味儿,或者那种类似炸果子时发出的油烟味儿。行人们显得苗条了,40岁以下的女人们纷纷穿上了长裙,而30以下的女人已经有穿半截短裙的了,不过短裙下面有时会突兀地露出健美裤的裤腿儿。在25岁以下的,才敢一步到位地穿长袜。“一步到位”是近几年流行起来的新词儿,庆远市比其他地方更流行,就连许多大中型商场都纷纷用“一步到位”招徕顾客。流行是一种趋势,具有强大的势能。据说去年商业部有位司长来庆远市考察工作,曾经建议不要轻易把“一步到位”当广告词用,因为它含有提前高消费的意味,弄不好会把工薪阶层消费者吓跑,何况庆远市的总体消费水平还不是很高。庆远市的干部历来以听话著称,这回却例了外,虽然大家都说司长的指示很有道理,很内行,可就是没人照办。“一步到位”这个词太有吸引力了,即

使明知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,也舍不得改。现在他们又用这个词翻出了新花样,据称始作俑者是北方购物广场。这家名为“广场”的商场其实并没有广场,占地决不奢侈,是座瘦高挑型的六层楼。这天就有一条巨幅广告从楼顶一直垂落到二楼,红底白字写着:“换季商品大降价二折至八折优惠价一步到位!”引得全市竞相效仿,类似的广告词布满了各主要商业街道,例如最繁华的红旗路上一家只有一间门面的小服装店,门口挂了个水牌,白底红字写道:“换季处理大出血跳楼价大甩卖卖完就跳楼一步到位!”尽管如此,借那位司长的话,庆远市的购买力实在还不是很高。市统计局公布的商品零售总额虽然“呈稳步增长趋势”,商业局汇总的商业零售单位的情况却是生意清淡日子难过。某一个星期二的上午10点左右,市报的资深记者于馨,偶然走进了红旗路上的华盛购物中心。在这家号称全市规模最大、商品最全、设施最现代、管理最严格、服务最周到的商店,于馨从一楼转到四楼,运用她的职业观察能力,估算出当时柜台内外售货员与顾客人数比为三比一。她又从四楼下到一楼进行动态复核,确认误差率不超过百分之十,同时又得到一个印象,七成以上的顾客只是在闲逛,根本不会买东西。这触发、调动了她的素材积累,一篇600字的新闻述评一挥而就。述评一笔带过地说了说本市商场过分追求扩大营业面积、忽视商品花色品种的问题,又一步到位地论述了国民经济正在健康、稳步、持续发展,从而确保了商品供应的十分充足和丰富。述评见报的当天中午,市长徐涛就给报社总编鲁瑞甫打来电话:你们于馨的文章我看了,写得很好嘛!这样的好文章应该多搞一些嘛!个别同志看到有些工厂停产、半停产了,就大惊小怪,好像国民经济出了什

么大问题,天马上要塌下来似的。根本不对嘛!于馨的文章很有说服力嘛!你想要什么敞开说吧,商场里什么没有?国民经济是有一些问题,那是发展过程中和改革过程中的问题,不是出了大问题天要塌下来的问题。当然,你们还可以把文章做得更足些、更深些,比如说,一方面是供应很充足,一方面是不少工厂停产半停产,这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?说明了哪些问题?如何正确认识正确对待?……市长说好,鲁瑞甫高兴;市长又出了题目,鲁瑞甫不免为难。像于馨这样的记者,全报社不过两三个,用来应付那些时效强、内容敏感的采访,尚且常感捉襟见肘,怎能派去“磨”这种题目?再说记者的职业优势在敏锐,不在对某个专业领域持有深刻独到的见解。实际上,鲁瑞甫认为,市长出的题,应该让经济学家去回答。不过他还是把市长的话原原本本向报社有关部门做了传达。传达以后便没了下文,只有文艺部一名分来不久的大学生发表了一通“不供发表”的意见: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简单,既然供应已很充足,那些停产半停产和一切不赚钱的企业,就该赶紧关掉。鲁瑞甫听说后,当即把文艺部主任叫来训了一顿,要他务必加强对下属编采人员的政治素质教育。已经有那么多下岗工人,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,还要乱讲什么把大量企业关掉,头脑里还有没有保持大局稳定这根弦?

3月17日绝对不是鲁瑞甫麻烦最多的日子,但这一天的麻烦也确实不少。

而且有大麻烦。

一上班,当天的报纸已放在案头,鲁瑞甫抓过来就看。他对社论很不放心。这是关于前天市委常委会重要决定的社

论，搞得太仓促。前天深夜，突击编完有关常委会的消息和沈书记、徐市长的讲话摘要以后，一位副主编曾提出要不要配发一篇社论，他考虑了足有两分钟，才发了一句话：先把消息和讲话发出去再说吧。这意思是不配发社论，但严格讲又不是。他确实有点吃不准。经验告诉他，并不是所有的“重要决定”都真那么重要。他又深知，市委书记最近非常关心文化广场的建设。再说，最近中央和省里都没有关于工业方面的新精神和新动作。说白了，就是他对市委常委在这个时候做出这个决定有些不理解。报纸的版面就那么大，你突出这件事，就难免冲淡其他一些事。虽然沈书记和徐市长的工作关系一直很好，未必两个人对轻重缓急顺序的看法总那么一致。不懂这一点，还当什么总编！社论的事就这么撻了一撻。可是3月16日10点27分，市政府秘书长张帆打来电话，说徐市长已经看过今天的市报，认为他那个讲话摘要搞得不错，让我转达对你们的感谢，建议你们再发一篇社论，明天见报，并且嘱咐社论里一定多引用起元同志的讲话。鲁瑞甫脑子转得挺快，连忙说：本来我们就有配发社论的考虑，只是时间太紧，我怕搞得不好，不能准确表达市委常委会决定的精神实质，没跟消息一起发，但明天肯定要发，清样一出来，我就派人送过去，务必请你替我们把把关。张帆连说岂敢岂敢，我先学习学习吧。放下电话，鲁瑞甫又觉得不妥，拿起电话拨通了市委宣传部长方俊华的手机。汇报完徐市长叫写社论的事，那边吟哦少顷，说既然这样你们就搞一个吧，虽说市报是市委机关报，市政府的意见也得听是不是？何况市长还兼着市委副书记不是？这样吧，张帆改过的清样，你送过来我看看再发稿好不好？这时鲁瑞甫握话筒的手掌心已经出了汗。这将是一篇非

常难写而又不得不写的文章。虽说几位社论撰稿人都有这方面的经验,但具体到一字一句一词,不管怎样字斟句酌,还是难保不出漏子,而且往往出在你没有留神的地方。何况时间又太紧。清样是晚上九点半从张帆那里返回来的,只改动了三处,鲁瑞甫稍稍安心了些。赶紧给方俊华送去。派去的人很快就回来了,说方部长让把清样留下,等他的电话再去取。电话12点才来,这中间鲁瑞甫整整紧张了两个多钟头,一再后悔没有自己送过去。可是取回来一看,清样一字未改,方部长只捎来一句话的口信:“就这样吧。”鲁瑞甫这才长出了一口气。

然而这只代表社论可以发稿,决不等于诸事完毕。现在他仍得仔细重读这已经见报的社论,如同读一篇从未读过的文章。这是他的职业修养,甚至可以说是他的特异功能。谁能把一篇自己反复推敲过的稿子当作完全陌生的文字来读?他能;而且是真正的陌生化,决不是假装没读过。只有这样,才能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。他还得把文章读了好几遍,每遍都假设不是自己,而是别人在看,比如这一遍是沈书记在看,这一遍是徐市长在看。不用说,这需要精神高度集中,而且很耗时间。

就在这当中,第一个麻烦来了。一般讲这是个很小的麻烦,可是却分散了他读社论的注意力。有人敲门。他本想不做反应,却习惯地说了声:进!一个市报的总编可端不起什么架子来,倒是更需要和下属打成一片。于是成了习惯,只要有人敲门,他总是说:进!即使正和某人进行不便外人参与的谈话,他宁可先让人进来,问明不是特别急的事,再给人家道歉,请若干分钟以后或是等他的电话再来。

这次来的是社会部主任安德平。

“来了个港客，”他一面说，一面自己找了个坐位坐下。

“港客？”鲁瑞甫很严谨地反问。

“噢，是这样，”安德平笑了笑，表示理解了总编的严谨，“据他自报家门，叫阮福，原籍就是庆远市这一带的，在香港做小本生意，主要是回来看看，顺便考察一下投资的可能性。”

鲁瑞甫先点点头，再问：“那找咱们有什么事？”

“他说昨天下午丢了个钱包，里面有 400 元人民币和 200 元港币，自己并没有察觉，傍晚时有位小姐给他送来了，直接送到他所住的宾馆房间里。他说他很受感动，请求市报报道一下。”

“那就报道一下吧。”

“可是阮先生说那位小姐没留下姓名单位。”

“就这样报道，更显得有境界嘛。”

“可是阮先生要求咱们帮他查访，然后连姓名单位一块儿报道。”

鲁瑞甫不说话了，显然在考虑。

安德平又说：“按说也是个好事，港客还表示愿意负担查访费用。问题是他一点线索也提供不了，查起来有难度，我人手又紧……”

“这我知道，”鲁瑞甫打断了他，“我这儿正有点事，你先跟恩亨同志商量一下，是放弃，还是怎么办？拿个意见给我，好不好？”

安德平犹豫了一下。他没有通过副总编施恩亨，直接来找鲁瑞甫，就是因为他觉得施恩亨太优柔寡断。鲁瑞甫虽然处事谨慎，该做决断的时候，倒是敢拍板敢承担责任的。

“我现在真是顾不上，”鲁瑞甫拍拍面前的报纸，带着真诚的歉意说，“又不是多么敏感的问题，恩亨同志满能处理嘛。实在不行，晚些时候再来找我吧。”

安德平这才起身离去。可是过了不到20分钟，他又回来了，施恩亨也跟在他后边一起来了。而且安德平的脸上和口气里都带着情绪；他说恩亨同志的意见是这消息不登了，但跟阮先生不能说是因为人手紧难以查访，以免有损报社形象。我怕自己说不好，就请恩亨同志亲自跟阮福谈。恩亨同志谈得很委婉，大意是最近有些上面的精神需要贯彻，版面比较紧，像这种拾金不昧的事，在香港可能比较少见，在我们这里是很正常的。刚说到这里，那港客就急了。他说他不能理解报社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。他说他对内地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，拾金不昧的事早已不像十多年前那样常见了。他又说如果报社不做报道的决定不能改变，他愿意登一个广告道谢，但仍要请报社查明那位小姐的姓名身份，广告费查访费他如数照付，两千三千都没关系，虽然他只丢了……

正说着，有人敲门。

鲁瑞甫就说了声：进！

进来的是一位西装毕挺、头发被发蜡搞得板板正正、熠熠发光的中年男子。安德平赶紧站起来介绍：这位就是阮福先生；这位是我们鲁总编。

鲁瑞甫起身和客人握了手，说声幸会，又说请坐。但客人没有坐下，仍把他中等高度、略显发福的身躯站得板板直直，用一口略带本地口音的港式“国语”颇为激动地说：

“鲁先生，我这样闯进来，深知非常失礼，可是我实在不能理解贵报的做法，希望能有所沟通。我丢失钱包的地点，回忆

起来应该是在建设大街、玉门铺那一带，而我住的天鹅大酒店，和那里正是本市从西南到东北的大对角，相距在十公里，这是一。那位小姐离开时，我送到酒店门口，心想她不肯接受酬谢，不留姓名身份，叫部车送她回去，该是我起码的一点表示吧，可是她说她是骑单车来的，乘车回去单车没办法带，结果仍是骑单车走的，这是二。第三点可能不重要，也可能并非不重要，那位小姐的衣着……怎么说好呢？坦率直言，我想她的家境一定相当困窘。钱包里那些港币、人民币，虽说我只是做小本生意的，毕竟丢了也不算什么，可是对于她来说……”

电话铃声打断了客人的话，鲁瑞甫说声抱歉，去接电话。他一面接连地“嗯、嗯”着，一面就脸色严峻起来，最后说了声：“好，我这就去。”放下话筒，掏出手帕擦掌心的汗。

“俊华同志来电话，”他一面把桌上的报纸装进公文包一面说，显然是对施恩亭和安德平说的，“说起元同志对今天的社论有些意见，让我马上过去。”又转向阮福说，“市委领导找我谈报上的一篇社论，只好请你……”

阮福连忙说：“我理解，理解。”

鲁瑞甫又说：“你的事我下午亲自处理，咱们商量个合适的办法。安主任，你送阮先生回酒店，下午三点再接阮先生到我这儿来。噢，阮先生这样方便吗？”

“没问题，为这件事，我可以推掉其他约会。”

市委大楼后面的小楼，是常委以上领导们办公的地方。鲁瑞甫先到方俊华的办公室。他一进门，方俊华就站起来，说：“来啦？咱们去见起元吧。”

鲁瑞甫却站着不动，笑了笑：“方部长，好歹给我个底儿

呀！”

方俊华只好站下：“我也坐着没底儿的轿呢。刚才起元叫我过去，脸上、话里都带着三分不高兴，劈头就问，今天市报的社论你看过没有？我说我能不看吗？他又问，事前还是事后？我说昨晚报社倒是送了一份清样过来。他说：乱弹琴嘛，怎么可以这样就登出去？欠推敲呀！这样吧，打个电话让老鲁来一下，你既然看过，也一块听听。就这些。”

鲁瑞甫有点后悔不该多此一问，但转念一想，方部长还是够意思的。自己若不问，他本没有把审过清样一事含糊起来的意思。再说起元同志不就是三分不高兴吗？有什么不对，自己担起来就是了。

鲁瑞甫见到沈起元时，这位书记的脸上连一分不高兴的样子都没有，当然也不能说高兴，只能说脸色平平。

“坐吧，随便坐。”沈起元说，口气虽不能说亲切热情，可也不能说生硬。是一种随意平淡的口气。

鲁瑞甫就选了个不近不远的位置坐下。在这间大约宽五米长十二米的办公室里，他与市委书记的直线距离在七米左右。

沈起元身材颇长，五十岁出头了，却没有发胖的迹象。据说他每天早晨都要慢跑两千米，然后步行十多分钟来上班。不抽烟，不喝酒，除非有特殊急事，12点以前一定上床睡觉。按鲁瑞甫个人的印象，这位市委书记智力很高，思维敏捷，兴趣广泛，知识渊博，刚柔适度，很有分寸感，是个素质很高的领导干部。当然鲁瑞甫也知道，沈起元在庆远市的口碑不是很好，比如最近就流行一个顺口溜，叫“沈起元，真无能，不抓工业抓市容”。鲁瑞甫想不透出现这种矛盾的原因，偏激劲儿上